

牛元光

谍海情仇

● 山东文艺出版社



I 344
70985



200087002

谍海情仇

牛元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济南

内 容 提 要

绝密军事情报失盗，十万火急。已反正的国际女间谍猪笼草，出山破案。她在公安局副局长袁执的统一指挥下，用尽平生智慧，历尽曲折艰难，和五处处长赵扬等破解了间谍制造的一系列情杀、凶杀案之谜，追回了失盗的情报，挖出了一个个高级特务。但没想到，那个潜伏极深的幕后者“敌一号”，竟是她离异多年的丈夫。而人性复归的女特务尤阳雪，爱上了打入虎穴的“华侨”杨大忠，却又面临被扼杀的命运。午夜时分，落魄的师政委曾建功开枪击毙了自己的恩妻；胜利之时，侦察员丁兆的恋人鲁蓉蓉在绝望中自杀……

在这离奇、惊险的故事情节中，作品也塑造了袁执、赵扬、杨大忠、丁兆、袁妙玲、杨柳氏等富有个性的侦察员大智大勇的形象，还反映了海峡两岸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

谍 海 情 仇

牛 元 光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625印张 249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4,116

ISBN 7—5329—0098—3

I·87

定价 2.05元

目 录

第一章	谋杀者的迷茫	1
第二章	国际间谍猪笼草	14
第三章	一坟双尸	32
第四章	同奏求亲曲	43
第五章	思绪绵绵	59
第六章	今古奇观的杀人法	76
第七章	尤阳雪真是勾搭男人吗	89
第八章	奇怪的数码	103
第九章	无声的哭诉	116
第十章	被害者的幕后	129
第十一章	订婚之夜惊魂起	141
第十二章	激战中X伸出黑手	151
第十三章	X何许人也	167
第十四章	英明的决策	183
第十五章	迷阵里，她紧张地惊叫起来	200
第十六章	三十六刀	215
第十七章	大起大落	227
第十八章	师政委的辛酸泪	238
第十九章	是谁酿造了苦果	246
第二十章	玄武殿风云	257
第二十一章	虎穴柔情	271

第二十二章	飞来的女神.....	280
第二十三章	恶浪湾险情.....	294
第二十四章	恩爱了结夜.....	303
第二十五章	好一个敌一号.....	318
第二十六章	可怜的鲁蓉蓉.....	331
第二十七章	黑暗与光明并行.....	343
第二十八章	心灵的呼唤.....	354

第一章 谋杀者的迷茫

—

一辆黑色的伏尔加牌小轿车从大龙山市中心向市郊——大龙山驰去。开车的是位青年，二十五岁左右，长得白皙英俊，身材高大健美，穿着咖啡色呢大氅，围着“4H”牌商标的黄绒绒的狐皮围巾。车上有位五十岁的女人，身着裘衣，脸涂西洋粉，耳坠金环，甚是华贵雍容。这两位华侨，是归国观光的母子俩。尽管华侨宾馆的接待员告诉他们，在这隆冬季节，大龙山实在没有好玩的地方，但他们游兴依然很浓，说大龙山山险石怪，还有那些花果村、恶浪湾、射箭口村等村名、地名，都令人神往。于是，他们来此七天，天天都去大龙山。除第一天是由接待员陪同，其余六天，他们便单独行动。看来，不把大龙山的每一险峰奇景看个遍，他们是不会甘休的。

然而，他们单独活动的六天，并没有广览大龙山，而是悄悄地、迂回地插向射箭口村。从市中心到花果村整一百里路，再往前拐过恶浪湾行四里路就是射箭口村。下午三点半，小车开到了这村村口的小饭馆处，两人从车上下来，往村中走去。见有人向这儿张望，女的道：“斐迪，这里可真美啊！

你听说过有关这里的美丽传说吗？”

男的说：“亲爱的妈妈，也许你忘记了，接待员已告诉过我们：早先有位大将军率兵东征，见这里的大山挡住去路，于是开弓射箭，射出了这一箭之地……”

“哦，对对，是接待员告诉我们的。可真象呢！你看这村坐落在个呈箭头状的山谷里，东宽西窄，真象一个飞出的箭头。”

“我觉着最神奇的还是北面的麒麟山，南面的将军峰，两山形成夹岸，好不险峻！”

“可惜，斐迪，若能沿麒麟山登上大龙山主峰，来个一览众山小，那有多好。可惜有重兵把守。”

“唔，即便没有重兵把守，冰冻路滑也上不去。”

两人说着，见附近已没有人，那个被唤作斐迪的男华侨道：“拉尔薇，难道台湾当局还能欺骗我们C组织？按规定应该是四天前的下午四点，在此村口处，有一头戴红蝴蝶结毛线帽的少妇同我们接头……”

“恐怕其中有变故。今天再碰碰运气。实在不行，干脆就去寻找猪笼草，之后，我们就快些离境。”

“猪笼草？”斐迪拽了拽大氅领口说：“我们的头头为什么那么怕她？”

“怕？”拉尔薇双手插入裘衣兜里，陡地抬起头来，说，“是怕啊，因为她太熟悉我们这个组织的情况。不过她思路敏捷，身手不凡，的确是个奇才。当年，美国情报局出重金收买她，她都不屑一顾。咳！也不知中国共产党用什么邪法把她降服，使她那么为其卖力。真想象不到！”

“难怪，我们来之前，头头再三叮嘱，情报取不到可以

再派人来，但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干掉猪笼草，原来她对潜伏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号’起着巨大的威胁作用！”

四点钟正到，两人在村内转游起来，企望上帝赐给他们好运气。但是转来转去，并没有一少妇走出门来，他们只好又回到村口，钻进车内，想再等一会。

“拉尔薇，你将怎样寻找猪笼草？”

“请政府帮助寻找吧！她原名不是叫刘秀秀吗？”

“是的，她应该成为我们失散多年的亲戚。”斐迪笑了笑，说。

“这只是碰碰运气。我总觉得寻找她太难，太缥缈。”拉尔薇流露出为难之情。

一个小时过去了，仍没见那少妇来。斐迪恼恨地发动起车……

第二天下午，华侨宾馆的服务员拿着几张卡片进了斐迪和拉尔薇的房间，说：“贵宾，叫刘秀秀的在我们市可真不少。幸好你们要找的那个六十岁左右的刘秀秀，在我们市只有三个。这是公安局户籍档案室送来的三张卡片，上面写着她们的年龄、籍贯、住址等。另外这里还有她们三人的照片，你们辨认一下，看有没有你们要寻找的那位亲戚。”

服务员走后，拉尔薇和斐迪看着其中一张照片，立即大喜所望！

“上帝真在保佑我们，斐迪！”拉尔薇激动得不住地搓手，又把一块巧克力放到口内，“走吧！我们还必须去一趟！”

“是的，我们真应该去教堂祈祷！”斐迪说着同拉尔薇出了宾馆。在车上，拉尔薇换上件红色裘衣，用脂粉把脸涂

抹了一番，又戴上墨镜。现在看来，她倒象位大姑娘。

这季节，昼长夜短，才六点，天就象被一条厚厚的黑毯遮盖了个严严实实。两人按照卡片上的地址找到了芝罘路一〇九号内二户。斐迪挽着拉尔薇，款款进了这栋小楼，上了楼梯，找到了那个门牌。

咚咚咚，拉尔薇叩响了门。

“谁？”屋里传出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拉尔薇心头一颤：猪笼草是没有孩子的！难道不是她？那青年开了门。

“你是——”拉尔薇迟疑地看了一眼开门的青年，又把目光望向屋内的那个老太婆。

“你是找我姑妈吗？”青年人问。

“哦，不不。请问，王小梅住在这儿吗？”拉尔薇依然望着屋内那个老太婆，老太婆终于转过脸来，象是感冒了，连连打喷嚏，还不住地咳嗽。

“不住这儿。”青年人回答。

“真对不起，打扰了。谢谢！”拉尔薇抱歉地说着，同斐迪下了楼。

“就是她——刘秀秀、猪笼草！”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脸上都露出异常的神色。于是他俩又分头开始勘查这里的环境。

小楼的周围全是党政机关的办公楼。除了那幢小楼住着几户人家，亮着灯光，四周一片漆黑。更有利的条件是这里的地形：幸福路和芝罘路形成了一个“丁”字，那小楼正冲“丁”字路口。猪笼草住的那间房的南窗正面对这条幸福路的大街。此路和那扇窗户的笔直程度，简直是用墨线拉出来的。窗下

的几棵塔松的松顶恰好和此窗成平行。东窗则是一个如“日”字形的小窗，离此窗几十米的路旁，有幢看来正在修建的元宝形楼房，此楼二楼上的走廊大窗恰与猪笼草那房的“日”形小窗相对。

“上帝真在保佑我们，亲爱的斐迪！你看这里是个多么静谧而安全的环境！”

“不仅仅是静谧安全，还有一只上帝的手臂。你看那栋正在修建的元宝形大楼！”

两人愉快地说笑着，匆匆离去。

二

已是夜间十一点了，猪笼草还没有入睡。看来她真是感冒了，头痛鼻塞，异常难受。她起床穿上衣服，还披上了件棉大衣，走到南窗旁的桌前，从小瓶里倒出了几片药。她不住地咳嗽着。小伙闻声从里间走出来，给她倒上了一杯水。此时，能隐隐约约听到幸福路的远处有汽车行驶的嗡嗡声。猪笼草试了那水，觉得烫，把杯子放下。幸福路上的汽车行驶声越来越远，接着又听到有人上楼梯的轻微的脚步声。

猪笼草端起水杯。她听得清，汽车开过来了，骤然减了速。与此同时，上楼的人似乎已摸到了她的门外，脚步声消失。

夜，死寂沉静。窗外的塔松轻轻地摇晃着，发出了飒飒的声响。小轿车的引擎声以及车窗玻璃的震动声如同响在耳旁。

猪笼草把药含到口内，一气把杯中的水喝光。叭啦！水

杯在她的手中一滑，掉到地上，跌得粉碎。声音那么清脆，又似那么可怖，几乎把窗外的几棵塔松都吓了一跳。

“看我！”猪笼草要蹲下去拣那碎玻璃片，青年人说：“我来！”他把猪笼草扶到那“日”形小窗下的床上，然后把那碎玻璃片扫起，推开“日”形小窗，真不讲究，哗啦一声把碎玻璃倒下去。关闭小窗，他对猪笼草说：“睡吧，姑妈，明早我送你去医院。我也该睡了。”说着，走进里间。里间的门口处立着个白白的人体模特儿，有人高。猪笼草正在研究医学。

猪笼草开始脱衣服，露出了身上的白毛衣。

外边黑暗，屋里透亮，小轿车里的人从南窗上对此看得清清楚楚。小轿车开到那元宝形大楼旁。车里的人跳下来，飞快地冲进元宝形大楼。

猪笼草又时轻时重地咳嗽了好长一会儿，口中咕囔着：“唉，人老了就是弱不禁风喽。”

咚咚咚，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谁呀？”猪笼草的声音很响。

咚巴，咚巴，门外的人用指头弹击着门板的声音虽小，但在这寂静的夜里，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恐怖异常。

这时里间门口的那个白色的人体模特儿忽然间飞到猪笼草身旁，她吓得往后一趔趄，待站稳后，又沙哑着嗓子问：

“是谁夜半敲门……”

她的话没说完，突然从“日”形小窗外射来一梭子弹，击得玻璃噼里啪啦，粉碎了。

“啊——”随着猪笼草一声惨叫，只见那人体模特儿倒在地上。

青年人闻声从里间跑出，大声叫着：“姑妈，姑妈！你醒醒！啊！啊！”

元宝形大楼的那个人飞也似地下了楼，钻进小轿车，待另一个人飞进小轿车，小车便嗖地一声飞起来，象一颗黑色的流星，旋即消失在黑夜中。

三

“哎呀，二位贵宾，你们到哪里去来，这么晚才回来？”斐迪和拉尔薇一回到宾馆，两位服务员就迎上来说，“可真把我们害苦了，到处找你们。”

“真对不起。”拉尔薇说，“我们去看京剧，谁知迷了路。”

“哦，那快去吧。”

“上哪？”拉尔薇惊疑地看着两位服务员。斐迪紧张地把手插进衣内，准备掏枪。

“二位贵宾，是这么回事。傍晚时候，一位贵宾突然昏迷不醒，送医院后，经医生检查是急性大脑炎，传染性极强。于是我们对宾馆内进行了消毒。尽管如此，考虑到各位贵宾的身体健康，统战部要我们把所有的客人都转移到另外一个宾馆去。所以我们到处找你们，等你们几个小时了。我们也怕传染上大脑炎呀！”其中一个服务员说，“你们的東西，我们都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请你们检查一下少了没有。”

拉尔薇和斐迪几乎是在同时耸了耸鼻子，这才嗅到了一股来苏水味。拉尔薇沉静地打开皮箱，检查东西。斐迪借口去厕所，看了看其它房间，果然都锁着门。他心中的疑虑解除了，因为他不相信自己 and 拉尔薇的行动会给公安局留下什

么破绽，公安局也不会如此神速的破案。于是他回到了门厅。拉尔薇已检查完。两位服务员替他们提起皮箱，出了宾馆。

又一辆小轿车驶来。是统战部的几位领导来了，他们一下车就握着拉尔薇和斐迪的手说：“拉尔薇女士，还有斐迪先生，那边宾馆都等急了，请上车吧。”……

沉闷了一天半宿的大地终于起风了，狂风先是呜咽着，后是在天底下吼叫着，恍惚间浓重的夜幕被掀开了，鹅毛大雪顿时漫天飞舞起来。

从华侨宾馆开出的两辆黑色的小轿车，飞梭般地冲破风雪织成的网帘，猫一样地钻进了一栋大楼的后院，又径直开到了大楼后厅外的飞檐下。随着车尾喘息般地喷着白气，几下颠簸，飞檐下的碘钨灯刷地亮了。十几个着警服的公安人员，迅即而威严地堵住了两辆小轿车的车门。

“当当当……”

大楼锥体上的自鸣钟，象为凯旋的战士致欢迎词，清脆而带着琅琅颤声地敲响了十二下。

钟声，辞别了一九六一年，迎来了一九六二年元月元日凌晨零点。

面对着正气凛然的公安警察，两人的脸上刹那间蜡黄了，四只惊诧不定的眼神，象被风吹摇的路灯，时明时暗起来。

“喂，先生，”拉尔薇很快镇定下来，把目光转向一位相陪而来的服务员，“这里就是你说的另一个宾馆吗？”

“尊敬的C国际间谍组织的女士、先生，你们完全清楚，这里应该是你们的合理归宿。”站在他们对面的市公安局五处处长赵扬不假辞色地答道。言犹未了，两个公安人员利索地拿下他们手腕上的手表。手表中有两只不同用途的高级通

讯装置。接着，咔嚓咔嚓，两副手铐铐在了他们的手腕上。

“我抗议！抗议你们无辜拘捕我们合法归国的华侨！”
斐迪狂吼道。

“是哪位朋友说话这样盛气凌人！”从大厅内的梯级上姗姗走出一位身穿黑色拖地长袍的女人。除去她那“刀把萝卜”般的脸上象涂了石灰外，全身几乎被黑包起来，就连那扣在头上的道士帽，都在她稳健的步履中，在大厅那刺目的碘钨灯灯光下不时晃出一层油亮。她的眼睛透过上下睫毛之间的缝隙，专心地注视着地面，那下垂的松弛的眼皮，象两挂白色的帷幕罩在眼球上。她纤细的十指交叉在黑袍外的胸下部，真象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祈祷什么。

两位“华侨”吃惊地注视着这位在梯级中段停住脚步的奇异的女人——确切地说，是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婆。他们搞不清这般装饰，又那般神态的老太婆，究竟是他们的救世主还是他们的证人？

老太婆缓缓地把眼睁开，那目光温存而又柔和。“干嘛要那么吃惊？”她嘴角挂着一丝笑，仰起脸来，似乎在雪飞扬的楼外。

两位“华侨”这时看清了她的面容：眼圈泛着青黑，下巴下垂，细长的脖子上刻着一条皱褶，可能是经常低头看书的缘故……她凝目望天，仿佛主教在向信徒们演讲之前，悉心思考着第一句有份量的感慨之词。

两位“华侨”的神态陡然惊恐起来，使人们难以想象这位老太婆究竟有多大的神力。

“你们辛苦了。踏破铁鞋无处寻，信步走到你面前。怎么，同行业的朋友们，不欢迎吗？”

“你你你，猪笼草？！啊！”斐迪打着牙嚙，连惊带呼。

“哦！”拉尔薇也浑身一哆嗦，目光充满了质疑：你不是被我们击毙了吗？

“对什么都怀疑，间谍的职业病。”老太婆点颌一笑，飘飘然来到他们身旁。“我真有点遗憾感，二位！真想不到还会活着来见你们，更想不到享有盛名的C组织怎么训练出了你们这么两位笨蛋！哦，看我说了些什么，你们不是干得很漂亮吗？打死了一个白橡胶模特儿！当然，这不能怪你们，因为你们实在不了解我猪笼草，只是看过我的录相而已。但是我可熟知你，拉尔薇小姐！之所以是小姐，因为今天——圣诞节，是你的五十岁生日，因为你还孑身一人。为了职业的需要啊！如果，看，我怎么能说是如果呢！应当相信你，你记忆的屏幕上会立即清晰地显示出这样一排数字：一九五六年——圣诞节，零时，伦敦火车站——护照——庄西妞夫人。自然，庄西妞与猪笼草是同位一体。那时，你受我之命携护照潜往苏联。阿门，感谢上帝！那次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天使安琪儿护佑着你胜利归来。可是你却噬脐莫及，猪笼草就在你身边，你全然不知，寻访了我近半年，最后只好失望。巧啊，历史在延续，时刻却是那么相同，那么准确，六年前的那一时刻，和六年后的这一时刻，把我们又推到了一起。可能是天使从中用力，使我们相会如期！拉尔薇，亲爱的手足！”老太婆轻松地笑着，仿佛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在亲切交谈。

拉尔薇浑身战栗起来，瞬即低下头，又猛地抬起头，用那惊恐的目光，定定地望着老太婆——猪笼草，失声喊到，“猪笼草，我不得不……”

“不要急，拉尔薇。你暂时要受些委屈，待会儿，我还想同你促膝交谈呢！至于你，年轻人，上帝在上，我不敢撒谎，实在还不认识你这位后起之秀。因为历史在你身上照出的影子还只有一指长。我是说你干冒险事业的历史。当然你非常想见识见识猪笼草，因为你只是听说过她的大名和威望，你甚至是梦寐以求，好比追恋者在追求他最青睐的情人。你恨不得现在就握住我的心脏，从而使你领取头赏，飞黄腾达，创造历史奇迹而名噪天下。不过，遗憾得很，你出山第一案就失败了。”猪笼草笑了笑，把交叉的十指微微一举，又用力地插了插，轻轻地放到腹部，说道：

“年轻人，你一定非常愿意与我多待一会儿，你一定非常想知道猪笼草的来龙去脉。好吧，既然大家同意，我就在这个严寒的夜晚讲讲那个充满严寒色彩的故事。她，十六岁就离开生她养她的这块故土，奔向新加坡、马来西亚，后来又与茅膏菜，当然那是她的丈夫，逃往英国。真有些怪味，没想到这一夫一妻都加入了C间谍组织，都成了世界间谍林中的风云人物。后来呢，他们只有离婚！是啊，离婚！”

猪笼草说到这里，交叉的双手用力地勒了一下腹部；同时，目光穿过她面前的交错的人头，射向远处。碘钨灯划亮了她身旁的飞银流甲，玉笼旋转，人如其中。除却风弦的阵阵鸣颤，世界宛若在瞬息间沉淀到了最寂静的时刻。或许，落到地上的雪和风儿的分离，应和了英国的梵龙伦等人主张的“内模仿说”吧，透过她面色的分外肃凝和微微起伏的胸脯，能看出她正在极力压抑住内心某种强烈的痛楚。直到她的嘴不自觉地张合了一次，她那如雕塑般伫立的身子，才象是复苏般地动了一下，才使她那敏捷的意识活动回到了现实

的处境中。不过，她脸上的笑容偶尔不见了。若不是她的语音仍旧那么温和，两位“华侨”定会觉得眼前突发了一场风暴。

“请原谅，我不该中断自己应说的话。不过，从我身上拖出的影子照一照你自己，我想对你还是有好处，年轻人！我相信你承认猪笼草和茅膏菜的身手不凡，但是，他们身手不凡地走到现在，得到的是什么呢？只有凄凉和孤独，就象这风和雪。还是说猪笼草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她曾来往于各‘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获取几个国家的有关战略拟案。她在一九四〇年，她在一九四三年，她在太平洋战争中……她是不受国域限制的C组织中一名功绩显赫的大将……C组织对她的赏识和重用胜过一枚既猛烈又准确的洲际导弹。然而，哦，青年人，我不该说这个，看你的脸色黄得有点儿‘有我见犹怜之感’。你现在不愿说几句话来驱逐内虚造成的寒冷吗？”猪笼草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请问这位小姐，到超然村往哪走？”

“往那里。哎呀，你这4H牌围巾真好看，在哪儿买的？”

“你想要吗？我可以赠给你。”

“白赠，太好啦！真的分文不取？”

“不要钱，但要戒指，而且不要白金要赤金的。”

“哦！我怎么说出了和你们接头的暗语？看来是老糊涂不中用了，竟还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局警察的面。对不起。”猪笼草象在开玩笑，诙谐地讲着一个传奇人物和故事，好象眼前的敌对阵势已经转入和平共处的状态。

斐迪象在梦游，闪动着惶惑的目光。好长时间，他的脑